湧幢小品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十四

湧幢小品卷之十四

湖上朱國禎輯

保全功臣

韓信以告反被執赦爲侯居咸陽聲望嚇人至今樊噲稱臣漢祖又用兵燕代置信于腹心之地安得不死且假王之請自有以胎之彭越原非漢臣事定封王隱然敵國勢不並立方追項羽約與韓信會兵而不至如何免得一死雖呂后用刑恐亦蕭何之謀居多高帝聞信死且喜且憐亦是眞情

所發其赦欒布亦是憐韓信之餘然則二人之死適于地位未可盡罪高帝至元功十八人無一人彊死者則漢高之保全亦至矣而坐以殺僇功臣可乎

亞父用壯

范亞父之爲人蘇老泉評之當矣中間如張良獻玉斗拔劍撞而碎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計事是何等氣質言不用歸至彭城疽發背死是何等涵養看來是憤激用壯之徒止能望氣不足與成功陳

乎題其墓詩曰七十衰翁兩鬢霜西來一笑火咸陽生平奇計無他事只勸鴻門殺漢王

先主伐吳

劉先主與雲長結爲兄弟意氣甚重方即位而雲長敗死平時共患難死生不少須臾離而一旦委之虎口既忝爲兄又做皇帝戴平天冠而弟仇不少泄當日誓言謂何又何以見天下故先主之行決不可已即不行亦須枉受張翼德一番臭氣駐手不得惟一敗氣結而死故可以下見雲長而先

主之心亦可以無愧無憾此正英雄本色天下爲輕義爲重者況乘此機會及其銳而用之直下吞吳亦未可知當時孔明知先主之心亦不彊諫既敗泣下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縱行必不傾危亦是感慨無聊之言非孝直眞能制之而保其不敗也

三謀臣

擒王當在陣上若人以好來而我懷惡意從酒席上取人此最無行者然爲史籍中惟田蚡用之灌

夫盼之所以為盼卯頭伏罪而死即如磨礪魚腸亦是盜賊篡殺之行亞父以此動項王取沛公看來項王英雄豈屑爲此既不聽又用項莊舞劍當時多了項伯翼蔽一番即使項莊行兇必有雲龍雷霆將此宴攪得一塲掃興睄睄送沛公歸營決不死於小人之手亞父之謀拙矣悖矣他如法孝直說昭烈取劉璋劉穆之說宋祖取劉毅二主皆不聽方有氣槩方成些事業項王才氣實勝二主而敗于垓下天也太史公之斷不足為據而謀臣

如范如法如劉屈斯下矣

三召平

史記所稱召平者三其一具項羽紀廣陵人召平爲陳王勝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項梁爲楚王上柱國令急引兵西擊秦其一具齊悼惠王劉肥傳朱虛侯劉章欲令齊王發兵以誅諸呂齊王乃與中尉魏勃等陰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乃發卒衛王宮後爲勃所賣遂自殺功臣表平子奴以父功封黎侯其

一具蕭相國世家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據此三召平者姓名偶同非一人也齊王傳小司馬索隱注云廣陵人召平與東陵侯召平及此召平皆似別人楊用修史記題評於羽記召平云召平加廣陵人於上者正與東陵召平與也又後漢書廣陵郡有東陵亭博物記亦謂東陵聖母祠在廣陵疑此東陵即召平所封地也

雨顏了

吳門徐禎卿字昌穀一曰昌國以進士爲評事親
老求改便地當事者抑之降五經博士初善詞章
後好玄學晚乃從陽明遊凡三變年三十三卒陽
明比之顏子

徐愛遊陽明之門正德十三年卒年三十一嘗遊
南嶽夢一瞿曇撫其背曰爾與顏子同德亦同壽
自南京兵部郎中告歸與陸澄謀畊霅上之田不
果今前說觀之陽明得二顏子矣要之陽明豈有
此言必出王錢二公之手若使羅念庵鄒東郭爲

之更自渾成

兩廉藺

梁武帝時蜀人藺相如爲父報仇殺降人劉季連
自縛歸罪帝壯而釋之時亦有廉頗者爲別將立
功淮上後卒戰歿有風雨之異祀爲神

兩逍遥公

北齊韋瓊以高隱封逍遥公唐中宗時韋嗣立以
宰相阿附韋后亦封逍遥公逍遥二字亦有幸不
幸如此

兩施全

秦檜十客其狎客爲施全而刺檜者亦曰施全爲殿前軍使以爲一人或以爲非要之既爲檜狎客乃天下下流至不肖者豈能復作此等忠義出格事而檜老姦豈有與其人久處而不能覺眉宇氣味幾入其手乎老節婦決不裝淫娼而老嫖院亦決能辨識于微渺間也

兩王保保

元有二王保保其一擴廓帖木兒其一征行元帥

王琙之子䂓文封侯以軍功歿于國事贈武德將
軍盩厔子
兩龍光
吉安有龍光從陽明兵間著奇節乃其先泰和縣
亦有同姓名者爲松江訓導克振師範人比之魏
文靖弟郁工部侍郎子伯進士慈谿知縣張莊簡
有龍光先生傳字士熙號素齋
兩六如
蘇門公嘯有六如一如深溪虎一如大海龍一如

高柳蟬一如巫峽猿一如華丘鶴一如瀟湘鴈唐子畏號六如取佛書之說不如前說更爲脫灑有意趣或者當時所取在此而更托之彼使人不可測耶

兩小友

張曲江呼李鄴侯爲小友畢文簡士安于王元之禹偁亦然

兩傲弟

牛弘王旦俱有傲弟一殺駕車牛一擊破祠廟百

壺酒俱無一言

兩燒尾

唐進士宴曲江曰燒尾而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亦曰燒尾

兩大索

秦始皇大索十日漢武帝末年坐建章宫見一男子帶劒入中龍華門疑爲異人命收之男子棄劒走逐之不得亦大索十日

兩峴山

殷仲文從桓玄之逆黜爲東陽太守得免于誅足矣猶邑邑不得志以奴嘗登縣南二高峯以假年叔于立亭其上曰雙峴何叔子之不幸耶馬之純有詩嘗之

兩吳興

我郡曰吳興孫皓以烏程侯入即王位後而改之也浦城縣舊名吳興江文通嘗爲其令夢五色筆于此縣有孤山因號曰夢筆山

兩天台

我浙天台郡縣皆以之得名陝西鳳翔府麟遊縣亦有天台山在縣南五里九成宮之西

兩孤山

杭州孤山以林和靖著濰縣之孤山乃伯夷避紂之所而名不甚著則地之衝僻不同而好事者所重在此不在彼也

兩富春

富春在嚴州釣臺不必言矣乃濮州南四十里亦有此山相傳子陵應光武聘嘗經此駐足此必有

自來未可盡以爲妄

兩太岳

禹貢太岳山在冀州河東彘縣東上黨西即霍山是也　國朝尊武當爲玄岳一曰太岳而其名乃移之楚要非其本稱也

兩水晶宮

僞閩王延翰跨城西西湖築室十餘里號曰水晶宮每攜後庭游宴從子城複道中西湖之名甚多惟水晶宮獨見我湖渠亦妄慕效爲之耳

兩淞江

吳淞江今吳江寳帶橋一路是也而淞江亦因其名懼水災故去水以禳之眉州有江即蜀江分派亦曰淞江

兩湖

東坡謂杭州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王梅溪謂越之有鑑湖如人之有腸胃可謂貼對鑑湖周回三百五十餘里溉田九千頃湖高田丈餘田又高海丈餘後爲民侵佔今之存者視舊額不知何如聞

陶家堰上下一帶皆其地也至西湖往往有之特不如杭州之佳麗著名河南上河亦曰西湖差可相亞

兩尚書

鄭尚書埜清謹士也而司本兵故及于己巳之難丁尚書汝夔長厚人也而司本兵故及于庚戌之誅人事乎氣運乎皆有不可逃者

丁尚書坐死殊可憐後六十餘年萬曆癸丑其曾孫鳴階乘進士余覽齒錄得其家系甚喜同時死

者楊守謙尤可憐楊本世家不知其子孫若何至

鄭公之後又未及聞也於我心有戚戚焉

尚書坐及職方郎中王尚德從坐丁獨自引罪王

得減及丁赴西市問王郎中免乎王之子化在旁

謝曰免矣丁曰爾父勸吾出兵吾爲内閣所悞不

從今一死一生天道也即死不恨吁丁之人品可

見宜其有後也化爲平遠知縣會田坑賊力戰破

之超拜副使妻訃烈婦自有傳

兩海運

朱清張瑄太倉人皆為元海運萬戶　國初則朱壽張赫懷遠人亦海運皆封侯何同姓乃爾

清傭于楊氏殺楊諒妻子財貨官捕之終不得瑄行刼被縛時洪起畏為浙西提刑夜夢錄四十八人中一人虎形可畏明日所解賊數與夢合瑄在其中貌特異遂貸死未幾宋亡瑄貴顯事洪終身瑄目不識丁書押文卷但攢三指染墨印紙上狀如品字雖巧作偽效之終不能

陸文裕集云沈都憲登癸進士第任于揚州會元

兵渡江復仕于蘇夜夢雙虎𪒠然㨿獄比明入視
果有兩男子荷校者察其異陰縱之即張瑄朱清
也尋罷官寓蘇之烏鵲橋後瑄清以海道功爲萬
戶貴顯物色之一日遇諸塗遙拜曰吾父吾父即
奉以歸至清浦居之地沃遂卜築焉始爲嘉定人
至今子孫日衍稱大族二說少異兩存之
宋亡有都統崔順領衆五千泊紫霧島元世祖命
朱清招安問用兵幾何清但求勇士二人與子虎
駕一舟至島順舟發矢如雨清曰我朱相公也𦤎

帝著我來招從者富貴登舟宜青順意徘徊即斬以狥衆皆降悉縱遣之後清被逮曰我世祖舊臣寵渥無比豈敢從叛新衆宰相圖我財寶以至于此觸石死

清瑄雖死而清子虎瑄子文龍仍治海漕給所沒田宅清孫樞密院判完者與諸孫皆還太倉守墓墓在北門外松柏如山武陵杜青碧云太倉風水賴朱氏山林茂盛以致殷富及張士誠據吳赭夷成丘矣又清之子旭不樂仕進退居田野與士大

夫遊搏涉經史長于小楷篆隸好施男子爲義人
咸德之

兩降夷

東漢末其降夷徙處内地漸漸能讀書通古今故
晉有五胡之亂我　朝降夷内徙者尤多惟厚其
廩賜止射獵自娛其桀者以武顯爲叅將副總兵
終不佩印稱上將其封侯者删出佩印而内顧重
不敢爲惡故巳巳之變雖在在蠢動猶不爲大害
又因用兵徙之兩廣故二百餘年四海宴然蓋

祖宗控禦之略歷代綢繆之功視漢爲密而功德基

本又萬倍于司馬氏要不可一律論

兩大界

用夏變夷王政也晉武用之劉淵而五胡横行以

夷攻夷上策也殷浩用之姚襄而一敗塗地晉武

是承緒不是創業英雄之主殷浩是清品不是用

兵老辣之才在國運爲華夷之辨在人才爲文武

之分此世上兩大界也

殷浩悟空

殷浩旣廢夷然無幾微見顏色桓溫遺書以示引用令僕之意殷答以空函斥之亦戲之也溫雖大怒而無如之何咄咄書空蓋已超凡界入初地矣道生之對亦是至情後溫果殺其子涓以報辱桓玄得志著書痛詆浩以成父志旣敗劉裕建義止競武功何暇攻正故余謂晉書有二大冤屈桓氏之于殷王庾二氏之于陶士行是也

告反

張嘉貞爲天兵使人告其反按驗無狀當反坐嘉

貞謂重兵利器皆在邊告者一不當即罪之恐塞言路爲後患遂得減死嘉貞以文士起故爲此言且以中玄宗意此後告祿山反者皆不聽以致大亂夫反是何等事而可輕告告必按虛實方可示懲而後之以實告者至矣

褚遂良被誣

褚遂良負命薄言者坐以譖殺劉洎猶曰許敬宗爲之至常思謙直諫有名亦以市地虧直露章劾罷遂良爲宰相豈虧些小之直其爲誣揑無疑常

亦輕信太甚終不得入名臣傳

皮日休避廣明之難奔錢氏官太常博士贈禮部尚書子光業爲吳越丞相孫璨爲元帥判官三世皆以文雄江東見尹師魯文集集中有大理寺丞皮子良墓誌可攷子良璨之子也今唐書乃謂日休爲黄巢翰林學士誅死何舛錯誣人乃爾

蕭穎士才識

蕭穎士再拒李林甫及永王璘䇿東都先陷勸李承式及崔圓保淮南通貢道識力經綸當是李鄴

矦之流而以宦不達僅以文苑稱然則人果不可無官官果能重人耶

飣座梨

崔遠有文而風致峻整世慕之目曰飣座梨言座所珍也後與白馬之難

定命

古之尋常人亦有奇者如段文昌帥南州或旱禱解必雨或久雨避出遊必霽民爲語曰旱不苦禱而雨雨不愁公出遊若韓昌黎奇蝸人藍關之雪

馬不能前此皆命之通塞爲之進西碑文一卄十

立其又何疑身後日月光誰復辨之

唐次者唐儉之裔孫也以禮部員外貶開州刺史韋皐表以自副唐德宗惡而斥之自以身在遠久抑不得申采古忠賢罹讒毀被放至殺身君且不悟爲辨謗錄上之帝益怒曰是乃以古昏主方我改夔州憲宗立召還授禮部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上雅惡朋比傾陷者覽其書善之謂學士沈傳師曰此君人者宜所觀省然編錄未盡可廣其書

乃真令狐楚杜元穎起居註所增爲十篇更號元和辨謗略噫次可謂苦心矣而時君有怒有喜豈非自已命中利鈍而亦可觀時矣

取幽州

宋太祖欲北伐取幽燕謀于趙普以曹翰爲將郎以翰守之普皆不敢駁惟曰翰死孰可代之太祖默然則明明是翰不可取不可守燕亦未可取未可守故設此窮其辭趙普得諫法宋祖悟意表奇奇

南使折虜

孔道輔使契丹優人以宣聖爲戲公正色對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高今優孟侮慢先聖而不禁北朝之過也虜君臣默然此對似矣而猶未盡當曰宣聖並乾坤配日月本朝飭崇凡皇帝幸學四拜致禮九夷百蠻無不知無不敬而其使臣則其裔孫也北朝獨不聞乎何禮文之有則虜之慚悔又不止默默而已

欽宗劄

完顏方殭宋欽宗所與李忠定劉忠宣劉子不下數百十大約云賊鋭不可與爭鋒宜遁逐出境此譬如夠敎子弟偶門上遇一兇人畏而惡之只謂家人曰打他不過赶他出去既打不過尚可赶耶哀哉哀哉

不學亂髯

趙永忠泰州人本姓胡名淸少隸班趙爲人因遊岷州遇積石國大酋督黎結殖與相交善後至交州結殖移書永忠告以其國久失王子莫知存亾

可僞爲王子歸國承忠乃西行結黨迎之國相撒斯金麗斯等咸納款焉承忠居王位六月致書蕭唐守仲威求歸宋貳阻之曰爲亂髯不亦美乎笑曰亂髯一海酋耳不足學也狀上宣撫童貫貫遣威至境上待之承忠率將相偕至河州貫掩其功以爲拒戰不敵而降授忠州刺史團練使賜姓名趙永忠貫慮其言于朝誣以事謫監韶州酒稅建炎南渡廣東盜起宣尉司檄諸郡各出師討賊韶守命永忠督兵大破雄連諸寇擒其酋復解南雄

圍遣三子分兵破循梅潮諸寇紹興二年被召至臨安未及朝見卒初永忠聞徽宗結女直圖遼謂部守曰朝廷此舉非善計也後其言竟驗人服其識胡清一木作胡澄

宋用李綱

介州謂宋用李綱未必能滅金還二聖固是一說然用李則國勢必强可戰可守僭逆僞命之法行則人心知徽感恩自奮敵國即未必滅亦必懼而速和還轅復三京地自在掌握間嗟嗟畏强欺弱

人情皆然而況禽獸夷狄乎

淵聖之酷

宋紹興中與金人議和時淵聖在虜中尚無恙也自後太后回鑾而淵聖竟不返初疑金人欲留以為質宋雖有請彼或靳而未許閱朱子語類竊見其間一二乃知淵聖之歿于虜蓋有深故也先是兀朮下江南屢失利而張通古之來朝之忠計者憤不肯和宋勢益稍振矣是時劉豫既廢金遂欲立淵聖于南京以中分宋勢賴和定而止既太后

南旋淵聖臥車前泣曰歸與九哥與丞相等言幸早歸我我得太乙宮使足矣他不敢望也太后許之且與誓而別及歸知朝議大不然遂不復語自明受太子殂高宗竟乏嗣金人又欲立淵聖之子以變動江南耳目岳武穆嘗具劄言之故終淵聖在虜宋遣巫伋一迎之後不復終請者慮其狡謀復起至不可區處也後逆亮謀掃國南下目中已無宋矣而淵聖在彼終以前議致疑慮生他變故先歿之此殆南北一大機事也作史者都不能舉

其桀淵聖阨于虜又阨于弟兄自瑗載來帝王之酷無有過者

大劫運

梁武帝唐玄宗宋徽宗會逢大劫運三主皆聰明人亦預知其延切儆于心凡梁之捨身唐之壓勝宋之晴禱無所不至然皆外勤兵而內忘武備畢竟及禍雖然大劫難延內備雖飭又必發之意外今人但戍敗論人耳

南宋末造蒙古兵勢漫天漫地蓋來又加以謀勇

如何禦得他金虜悉力支撑終歸滑盡殘宋亦儘

努睁到此真無可奈何此古今剝運第一所以

太祖之功爲大

宋亡好箇姜才張世傑張本降人姜被虜復歸卽

配巡遠何愧

讀宋亡死節死難之人上自大臣下至戍卒眞是

流涕呈天竦欠慈憐

錢俶

錢忠懿王俶以天成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生宋太

宗端拱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卒剛一甲子復與父元瓘卒日同人皆異之杭州有保俶塔因俶入朝恐其被留作此以保之稱名者尊天子也今誤爲保叔不知者有保叔緣何不保夫之句

歐陽永叔以妓故銜錢惟演厚誣其祖元佐以下重歛虐民或引錢氏納土後王方贄均雜稅減三斗爲一斗之說實之謂爲不誣是則然矣然吳越之民追思錢氏百年如新錢之子孫卽失眞王其福澤綿遠子孫代興至滿江南何哉宋雖減爲一

斛而銜前各役之費多至破家錢雖三斛而一切差役俱免又錢立國置營田數千人于松江闢土而耕其奇器精緻皆製于官以充朝貢民老死無他纏累且完國歸朝不殺一人則其功德大矣而永叔無一字之及何耶

生他郡

宋諸大臣多生他郡亦多徙他郡韓魏公生於泉州歐公生於綿州司馬公生於光州二程生於黃陂李綱生於華亭朱文公生於龍溪王黃公生於

武昌王荊公生於臨江豈衙署風氣厚多毓賢人
邪張齊賢由曹州徙洛陽楊億由浦城徙潁川韓
億由眞定徙雍丘杜衍由會稽徙睢陽范純仁由
蘇州徙許州文彥博由汾徙洛呂公著由壽徙洛
歐公由吉州徙潁州二蘇由眉州徙潁及陽羨司
馬公由夏縣徙洛陽王文正公由大名徙開封周
元公由道州徙九江邵康節由范陽徙洛陽朱韋
齋由新安徙建安離鄉井去墳墓於禮合邪否邪
或謂宋都汴諸公之徙亦近聖之意邪以上二項

不能悉數入我明從兩京及鳳陽者以閩右從雲南者以罪謫隸錦衣太醫欽天者以官籍餘大臣則李文正楊文襄而下甚多至程襄毅由河間徙歙則又歸原籍也

辟幕客

范文正公言幕府客須可爲我師者辟之雖朋友亦不可辟其論甚偉然要看自家力量如何

簡肅心事

曹利用力擠魯簡肅幸真宗察知得寢後曹聚得

罪簡肅方病間之歎曰利用何罪但備極不識好惡耳欲救之報已押出國門驚悸脈絕而卒此等心事又在文彥博救唐介之上

王蘇

考亭謂大蘇早用卽是王安石此未必然大蘇併老王擬大蘇俊老王未大蘇可以機挽老王難以理奪考亭因程伊川惱蘇氏因張敬夫護張浚大賢亦有未化處

程子若能容大蘇便是孔子對面服得大蘇便是

西方至人

上疏仰藥

宋仁宗國本未立諸公爭之不能得有監察御史裏行陳洙發憤上疏且云陛下以臣懷異日之圖莫若殺臣之身用臣之言疏上仰藥死仁宗憫之賜錢百萬以葬元祐初司馬光以爲言官其子洙字思道延陽人慶曆二年進士爲烏程令有聲

刺客同與

軍中刺客引領待刎之事本出韓魏公考亭作墓

誌歸之張浚此必本于南軒行狀豈眞有是事耶
然在魏公一以爲駐延安軍中一以爲鎭相州宜
聖廟齋宿記事者信筆而寫往往如此
蘇雲卿評張浚云長于知君子短于知小人然浚
所短畢竟短于君子一節岳武穆在面前纔交數
語語又霸落便艴然趕他還山去又殺了有文有
武的曲大所長安在至以邵宏淵副李顯忠益憒
憒矣
浚開府視師諸將有以北討之議聞者事下督府

將從之李椿爲參謀官亟奏記曰復仇討賊天下之大義也然必正名定分養威觀釁而後可圖今議不出于督府而出于諸將已爲專尸之凶矣況藩籬不固儲備不豐將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練節制未允議論不定雖得其地不能守也書未入而師已行又言大將勇而無謀願授成算俾進退可觀好挺威重不聽果大敗于符離浚之輕率寡謀如此宋安得不弱若李公者籌略精明真將相之選如此時之不用何

石大門

石斗文字天民新昌人隆興初進士任天台尉還臨安府教授與朱晦菴爲友丞相史浩薦其學行改樞密院編修上書論朝政言甚剴切其曰朝廷辟如萬金之家必嚴大門以司出入一旦疑守者而捌開便門不知便門之私乃復滋甚一時以爲名言因目之曰石大門除知武康軍晚益嗜學不衰云

辭集樂

鄒浩爲揚州教授呂申公守揚命浩爲宴集樂浩辭揚公語浩曰他日爲翰林學士何如浩曰爲翰林學士則可爲祭酒司業則不可公被召臨別謂浩曰教授器識不凡當自愛至上前首薦之

坤爲金

姚祐者元符初爲杭州教授堂試諸生出易題乾爲金坤亦爲金蓋福建本書籍刊板舛錯坤爲釜脫二點故姚誤讀作金諸生疑之因上請姚復爲臆說諸生以誠告姚取官本視之果釜也遂升堂

自詡一直其不護短如此

教官全城

宣和間睦寇猖獗所至同惡響應州連陷且五六建甌而下將至永嘉守武欲棄城走教授劉士英溫州人憤激于衆曰吾徒誦詩書講逆順而俛首帖耳以事賊乎館下生石礪慷慨佐之畫守禦策行保伍法出奇計數挫賊鋒于時海內習安郡無武備而忠驅義感獨恃人心為守保全城以還天子越五十六日王師至賊始驚遁上功劉通守太

原命金虜犯城死於力戰卒全其節石舜祿不居以布衣終

學正抗敵

宋末國子學正周泰臨安人元兵至糾衆抗之不克而志益奮名其子曰思岳思李思文謂武穆忠節信國也後徙無錫五世孫日廣濟號月窗子數號煦菴工醫嘗曰病不能死生藥不能生死皆以壽考終孫仰禮書文恪公子義曾孫炳談今官宮詹皆學正公之報也

五日受用

孫偉字奇甫學於劉侍制孫初爲靜州幕官侍制謫夷陵自靜請見曰某生長南方未見北方賢士大夫聞先生學於司馬公此賢士大夫之冠所以求見不敢說從學但求聽說話數日足矣劉許因共飯五日與之語既五日孫以所聞盡錄爲一册請曰所聞如此恐錄記有所不審更住半日先生爲看過乃辭歸孫生平所受用只此五日所聞憶古人好學之篤與實踐精專如此

激善類

莫汲湖州人自號月河貂與閒爲國子監生秦檜惡其救援善類諷化州士之秀者多從學焉

臨安三學

宋時以京尹之學爲國學臨安三學之横乃與人主抗衡或少見施行則必借秦爲諭動以坑儒惡聲加之掊權納賂豪奪庇奸動搖國法作爲無名之謗扣閽上書經臺投卷人畏之如狼虎市井商賈無不被害而無所赴愬雖京尹不敢過問一時

權相如史嵩之丁大全極力與之爲敵于是協力
合黨以攻大全大全終於得罪而去至賈似道作
相度其不可以力勝遂以術籠絡重其恩數豐其
饋給增撥膳田種稏加厚於是諸生啖其利而畏
其威雖目擊似道之罪不敢發一語及似道要君
去國則上書贊美極意挽畱今日曰師相明日曰
元老今日曰周公明日曰魏公無一人敢少指其
非者

大盜藉口

殷文珪池州人乾寧中進士朱全忠特表薦之文珪惡其姦逃去全忠大怒追捕不及每言窮措大率皆負心白馬之禍亦引為證古言待小人不惡而嚴匪直道理如此亦以免禍息亂況大盜握重兵而可輕犯全忠非文珪白馬之沉自不肯免要之藉口有由來矣

鄉官多口

澧州同知甘玉聲陽朔人也弘治間條奏猺獞積歲劫殺之慘兵部是其言請於　上令撫按相宜

勦撫首惡闖之猖獗愈甚數掠玉聲家至取其人殺之必欲赤族而後已為縣令者又揚言甘鄉宦云云欲盡誅汝輩恐嚇取厚賂以為解嗟乎玉聲為地方計未必有益而家先受禍為縣官者又因而取利余近日均田之事酷與相類蓋惟口之禍如此吁令戒之晚矣

均田

命坐磨蝎無事得謗余不幸坐此宮生平所被猜疑譏訕無影無形橫加者都出意外自知自恐自

憐亦自笑今郁志之矣惟均田實自作之孽豈得
盡歸咎麽蝎然此議發之巳久余有所感揭之撫
按誤採發下府編審巳定衆當憤結時閧然並起
適按臺馬起華從聘自嘉興將至衆往迎大刻均
田便民四字粘于道傍處處皆遍因隨按臺舟自
平望至郡城一百二十里布滿極目不見首尾愈
近愈多號呼投水者往往而是旣至登輿衆擁枳
不得行擒數人旋釋之抵署問狀兩縣主又失辭
按臺怒郡立曰民情如此三日不靖于汝乎取之

於是大議泮宮擠排幾至墮橋權在百姓不在縣主矣縣主亦怒據均字以一切法齊之而各大族之子弟互糾集直犯府主加惡聲府主震怒多潛逃去有二生猶甚自以名貫之以示無懼遂逮捕不可解而初發時率其僕從可千人抵湾焚余居未至三里或云小民聚且格鬬乃返余妻子皆懵不知又分布郡城各門欲執余余亦懵不知而守道謝某至欲請兵虞變好言慰諸子弟曰可速問之朱平涵凡洶洶者何日乃小止既議上矣撫按

會題戶部駁下按臺怒勒所司毋動且行十年是時許敬菴師亦深爲余危之余曰事已然無可柰何第後有言入師耳者幸以理裁惟丁長孺公深主其說且屢爲解于許師儻亦所謂推波助瀾者非耶

初一册爲辛丑年第二册爲辛亥年合郡公議已定余憖往事不發一語且法原非一人所得主亦未有久而不變者我亦何成心之有最後縣主曾簡若紹芳來問只駁宦戶貼銀一款應之曾不如

何故臨期仍主均田恨乃益深第三册縣主曾有
葊國禎暇時偶譚及余曰罪魁也何敢言惟我父
母政成將内召矣再做一篇好文字終之造福在
此不朽功業亦在此有葊默然遂精心求之以均
之一字爲主順人情從中畧爲參酌不一月竣事
上下帖然未知余之罪得小解否痛滅思痛毛髮
尚自凛凛恐老死無能自明乃畧叙始末及均田
初議與贈有葊文字存于篇末總之所謂罪案云
爾

揭帖

揭爲均田定役以救民命事東南財賦之然而杭嘉湖在浙尤重嘉靖以前編審均徭如庫子民皂門厨之類悉僉鄉民應役朝克夕破重以倭警官吏侵漁公私俱盡於是龎御史尚鵬首行條鞭法計直徵銀而民力大紓載在名宦尸祝至今可徵也又議革去糧長以里長收糧彼此互管貧富通融十年一審大約中人之家應役有期力均時暇不至破家破亦有救當道可謂苦心地方亦云大

幸矣然而法久弊生聖賢不免遲至今日道以人弘豈偶然哉請先言弊又先言一縣目擊之弊潁烏程人也辛未之審幼不及詳然創法未久當無甚害辛巳則羅知縣用敬在事是時豪貴把持首進在圖還圖在甲還甲之說羅亦利仍舊貫苟且了事民雖憤鬱慴于威刑愛惜身命且力未甚窮只得隱忍遞至辛卯袁知縣光宇以至今辛丑祖述其說而民遂大困不可支矣與衰各異偏重不均有一甲全然無田者有一半畝産而充至數分

者有戸絶丁存妄報分數而親族代當者一倂解
戸必至逃亡係籍則百劫不免漏落則安坐自如
凡勢家之佃戸叢僕疎屬遠親與其蔓延之種田
莊丁藏骨腴畝數不啻萬倍影射那移飛詭變幻
三十年來無一手一足應公家之役無一錢一粒
充應役之勞今番適當刱新之會在上者皆大賢
大良顚髮絶命復蘇朽骨再肉而牢不可破殆有
甚焉不曰脫漏何妨則曰斷然不動開口與杖爭
辨授柳惟閭正積財如山賣兒買兒報德報讐公

然無忌而一種奸猾又從中把持或子女或田產器具乘機脅奪此誰之責誰之過哉亦試度五十年來能保閭里閈閎甲甲盡如其舊哉當此勢窮理極之時大沓便民除害之斷力主均田爲民造命恭酌優免以垂儒紳均派餘田以恤編戶直下憲牌責以如式批以批發了事批以興議動搖批以已成慣改則恩波與江海同深愛戴共乾坤無極豈不媲美龐公且超而上哉除後項條款外爲革弊均田以救民命事應否會稿通行理合具

揭須至揭帖者

緒帖

掛照編審之弊不能盡言病根積於在圖還圖在
甲還甲兩言重以濕丁不查報頂不允而民之生
理盡矣夫甲止數人若係貧難別無援救貧者日
貧砕如索酒一盞之中索肴一碗之內斷不終日
其偏一也勢家大族實繁有徒團作一處罔上害
人富者日富殊無饜足甚至把持官府搖惑視聽
正論難伸伸亦旋遏其偏二也有一二已故大宦

從公存恤未爲不可而羣小用事形影欺瞞主或加充僕盡幸免即背畔驅逐之輩尚爾坐擁高貲公然不動泰如王侯睥睨自若不知何緣概蒙顯庇其偏三也等則不均威脅愈甚凡貧難下戸止有逃移自盡一路決不能控陳告訴落水病兒一直到底下既無日無天上亦不聞不見久成者卒難遽改後來者無可奈何其偏四也逃絶既多勢必累及親隣展轉扳扯展轉躲避以一害十以十害百以百害千其偏五也凡此五偏猶其大略至

於瑣屑罄竹難書故處今之勢別無善策惟均田一節直截簡易若曰便於民不便于官則一縣極富極多田之家不過數人就中分派大段既定彼亦無辭儘有子弟奴僕寄莊取羨非士大夫本心而士大夫於優免之內尚未足數者比比可屈指數人今長興金知縣業行此法彼中士夫素稱強直然已帖帖親認郡中頌金長興者萬口如一豈可行于長興而不可行於各縣哉若各縣不行無論失此機會十年內民無孑遺而長興士夫且將

援以爲辭與日又將變而歸之民矣可不慮哉可不懼哉千載一時宜汲汲爲之所矣惟仁人君子裁之察之遇其人而不得行則地方氣運正厄小民命脈當斬非人之所能爲也

客問

或問于朱子曰均田之說當路斷然行之而子從旁多口當路其大將也子亦幕下一衝鋒勁卒也戰雖乍勝敵亦甚彊又添生兵焉與其種百萬大將不日引旗鼓去而子以隻身乘障竊爲子危之

朱子曰其然其不然得失者事也公私者理也緩急者勢也成敗者天也天不能違勢而可以權奪理不能離事而可以衡平目前則我急何者當路秉山獄之重誰敢異議朱生要不足當斧鑕内無期功强近之援以窮人犯衆怒如蹈虎尾如履春氷殺機已見烏得不懼雖然懼亦無益君子道其常不以人之洶洶也而易其節乃若目後則在事者亦急何者余即甚口然不過一時憤激傢陳千百人之一耳能奪撫按若郡邑權耶旋疆使小民

而有意弊陷大家使之受役且坐罪耶天月皎然人心不死此七尺者一任判斷惟是田均而役法無定與口必有伏害必有更張是在事者能始不能終得其名而遺其實所謂大人作用猶有未盡也人情難與慮始賢者固自不凡諸家之紛紛常然無足怪以操縱之權治不逞以永久之利定新規以公平之體挽偏重大家安之以爲當然小民忘之以爲何有一種伉憤之夫亦自懲且悔曰上人良法美意如此惜乎不勝躁而以子弟爲俘以

奴僕爲殉則湯武仁義之師也夫所謂大將者剿撫兩用胡越一家候通萬里民無犬吠之驚乃始稱賢豈其以一戰奏凱而弃其精卒以與敵而不顧乎必不然矣客笑曰子禍不遠旣任膽安枕無多譚後議均役役均而大小並安公私供爰陳竹塘太守之力居多

條議自序

守拙者必愛閒國頼請急歸家慈親定省外三時禮拜魚鳥爲羣閒之一字自分半生受用高可以望傚士下亦不失撒人巳矣無端爲管城子所役

革均田一節言之再言目擊親嘗殊多感慨福衷
信口頗似譏彈當道援而行之一時大閧謂判办
况宗猶未足盡朱氏之辠也初只暇筆端自遣實
不意遂見施行又不意爲衆從而鼓踊役猾豪人
累纒巨室撄之情理委自不堪總之造物妬開故
以不相干之事擾之非直德薄命薄自贑階葬巳
也縱免者如江湖之魚悠然以逝求入者如山中
之獸即是麒麟亦難安頓客有云云以告者笑而
不答歸之有命旣先慈見背困卧無事一日曝書

偶見彼時底稿讀之且慍且激憶敬菴許師誚穎學問不足樂之初水部論亦如之良師良友政自難得若早春教何至猖狂然而功罪所由終不可泯謹將原揭不改一字存之梓工以俟大人君子

要見狂詐止亦如斯事辯別無波及憤同當轍情輿含沙望在攻絃心非扞罔苟有益于細民當無辭于大修本末既已詳明罪案可以公判至於家居梗概衆論是馮天地鬼神黒白難變若夫多口殺身則古人云合六州四十三縣鐵不能爲此錯

拙竟難全嗟何及矣

駁官戶貼銀一欵

貼銀在小民對支其力相抗或可入手若以士夫論顏癡人也只從自身上體帖最急官銀蒙縣主持帖來催亦遜謝待明日矣束脩最要緊無所慳然遇節令或散館數日皺眉矣猶曰囊之缺也其以書帕至者每兩賞五分已至微細有不九折八折者乎折矣有不用新傾水絲者乎此雖世套亦人情之常若以貼役持劵而至必孔夫子陶朱公

合爲一人又當暇閒喜懼時自可立地發出三者少一吾知其必不可得也再從身上體帖門戸非高深也僕從非簇擁也然其人有敢突然至前者乎至矣家人有不索謝者乎拒而有不怒青再通者乎通矣良朋勝賞雅歌投壺有暇料理及此乎若夫湛思績文或愁冗疾病與留得一錢之時有不告之且去者乎去而復來來而復如故又去又來其人或怨嗟或無狀有肯容而恕且與之如數者乎委之家督督有賢于其主者乎進之必门宫

收之官散之官可盡法乎勝愈多弊不滋甚乎法

當稽其所弊有名無實斷然不可天日在上我輩

官法難加民隱難逹妻子奴僕皆塗掩耳目之人

圖史文章亦雕喪心術之具無可自致只是出力

當差貢　天子臣職也替小民鄉誼也消萌積德

大利也習事練手逺謀也故貼銀之說諸公謀之

當道主之顧决不敢聞命在官言官狂瞽之見止

此別有高論請問之高品高官者其可

曾有菴贈文

公之蒞我邑也大要嚴不束濕寛不隨流明足燭斷而敏又足以赴機雅潔性成尤能彊記過目入耳終身不忘歷政餘四年正直編審此我郡先二十年變法余實建議均田至今爲户實供刀俎者衆方覬望公精心處之念此字安得有弊或者弊自議生謂領議之人得陰陽上下其閒也停之審則立推必衆所允服始爲責成妙在嚴任而出之速又或者弊自隔生謂上下隔絕情不得通也令凡議有未盡者再三往復必愜當而後止寧減毋

增寧爺母署絕不震以威施以敲朴妙在用和而出之從又或者將自左右生謂供役諸人得窺伺行其術也就一二質實畏法者諭以至誠寄爲體察其人感激効用等爲身謀視加家事互相告誡寄佐聰明妙在慎擇而守之確於是高卑遠近輕重之際各叶于則畢赤者盡除負重者獲等縉紳優而不濫閭閻摘而不蠶萬衆懽然四境謐若均之一字始爲曲盡克臻大成此皆他人心思所不及精神所不到然亦惟公行之能握機中的有歸

于神明嘿成之中而余初議之罪或者因之少解夫今之賢令尹不過五年見德編審則垂之十年果其盡美又可引之數十年公承前草創致後規模此之功德垂之永永當日龔黃卓魯未知何如乃以真心任事淪浹恩施要亦若斯止矣余沉沉守下樂觀厥成以極蹇極頹之夫世皆欲殺公撫之有加而余最與細民相習所見出入耕作無不舉手加額頌公此去居要路爲大官者不知何脩得此蓋亦至和之旁薄天籟之自鳴也余久閣筆

無意當世之得失第良心尚在言其所明其于贈

行之文藻䓤如也

先兆

余既坐均田得罪後徐檢吾以撫臺一行于蘇松

衆大閧謂祟發自吳與徐玄仗以鄉紳一議于嘉

禾與貿佰闘相駁甚苦令不知何如大約彷彿均

之一字爲主而賢有司臨期參酌故得相安近來

田價日增不知時和年豐旣㾓且富使然抑田役

均平民不甚苦樂趨爲長久計也記得先慈嘗言

戊午歲朝夢太守至家編役籍而余生而余甲申館于涯沮潘氏一夕三夢甚清初爲烏程知縣夢中深思鄉黨如何相處比覺以爲雜亂無當少選合眼墜湖州太守再合眼墜浙江布政起來失笑由今思之皆用土戸籍官也一生作業神先兆之想數有不可逃者亦何用𢥞且悔也

湧幢小品卷之十四終